

王湘綺先生全集

莊子內篇
注雜篇注



敘曰莊子之書古今以爲道家之言襍篇有敘論其意列於老子之後蓋其徒傳之云萬言者周之自敘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揚子又多稱顏回或曰莊子受學於田子方子方爲子夏之門人莊子眞孔氏之徒哉孔子問禮于老子老之書先道後禮而老爲道宗孔定六藝儒者習焉推孔爲儒宗孟荀傳禮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禮之敝于周末甚矣

莊子

諸侯去其眞存其文故孔子始定禮經而老子推其原皆知其將亡云禮果大亡於秦而漢興佐命將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書五千言孔子之書傳者孝經論語皆空言自是徒眾益務於論道矣道與儒爲二而空虛沖靜專道之名幾二千年而儒者號爲迂緩餘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殘惟名物象數之是求與莊子絕殊故強附之道家而以訓

故先師爲儒宗終漢世儒學大明矣夫人心
無所役則不能發其材知以自表于世故晉
尙元虛老莊興焉五胡爲亂南北剖判南近
道北近儒及其合於唐而前代師說舛互儒
者方樂討其籍則儒學又起其間頗演西域
浮屠之說以莊子文之恣肆洸漾作諸經論
莊佛爲一老專丹訣然俱別於儒也及圓紇
契丹之亂浸淫縣至五代儒生死亡師法久

莊子

二

微趙氏承波上下愴然華山道人藹然老師
而文人又習讀梁唐佛經沈溺其言以爲聖
人皆宜有祕道心傳不但推制度儀文訓故
淺近之云恥孔子之精曾不及釋迦牟尼則
性理興焉號爲道學名老而迹儒口孔而心
佛又爲區別於有無之間而仍以無極未發
爲道之精則道士之言也尋孔顏之樂則參
悟之說也又或有竊見耶穌之書作大和篇

儒生與僧道同流混然沈浮而三瞽人之書之道悉汨而亡而不知其原豈不悲哉余嘗畧聞師友之言間見二氏之書知佛經附會之由道學紕繆之原論道不可以爲治知道不足以盡睚於周官見周公之行事於春秋見孔子之行事於僧律見世尊之行事凡聖人之行事取爲愚賤正性命而已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莊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趙宋之

莊子

三

合孔佛論近也以莊合佛晉唐之過也以佛誣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誣佛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緇矣先明瞽之不傳道而道統自廢矣先明莊子之不外死生而佛經乃妄矣注莊子者隨唐所列卅一家鄭樵增十人家今四庫著錄僅郭象一家釋文引文句崔謨最善余從崔本注其內篇七篇凡二萬幾千言大抵推明論道之所

爲以明古聖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
學於老子莊子從而通之由其空言知其實
用而儒家之流尤不宜以佛經附會之文談
心性以尊瞿人使堯孔與達摩同功也同治
八年春二月庚午王闔運敘

寓言

裸篇

莊子自敘

王氏注

寓言在裸篇第五其後皆非莊子書意矣故相傳爲莊子之自敘其書終於此也今既悉刊外十篇唯存此及天下篇者俱言著書之意不可去也

寓言十九

言七篇真義不過十之一

重言十七

重言依託聖人以自

重也然則所

自言者十三

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禮成舉解後可以語之時之言

也多汎而不切若後世清談矣

寓言十九籍

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

不與己同則反

人聞言則惡同及有言又喜同父譽子則不信對父疵子

又不信故必詭託以己言寓之人也

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

非之

言寓言有二種以辨是非也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

言所以重之者爲其言已足重

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本末

不但以古入爲重也以經緯本末爲重也

以期年耆者

期自許也

宣穎說百
年日期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言所重不在古人
在其言合道而已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窮年

養生也不激切
則無患害也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

齊則不待言已言
矣雖與同已不同

故曰無言言無

言

無言有二一本無
言一雖言若無也

終身言未嘗不言

不衍
字也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

莊子

二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

均平倪
際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言不
自信

惠子曰孔子勤志

服知也

也讀爲邪言孔子所謂非者豈勤心行所知而見其非耶行有進時論無

同異不必以自嫌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

謝辭去也言已去孔子遠矣然所言則如未嘗言也

孔子云夫

既未嘗言

又何云比孔子手言已先恐未是者但欲受人知己不言之意以息末辯非欲比孔子受

才乎大本

大本宗也才材也聖人之材受之天也

復靈以生

靈善

也善吾生乃善吾死始終皆欲合天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人言無異於轂音也今欲以言爲法則是以鳴

爲律強眾以合己一以爲利一以爲義以好惡爲是非也

直服人之口而

莊子

三

己矣

言論雖勝不能行道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藍鄂

字同還

立定天下之定己乎己乎吾且不得

及彼乎

此莊子自喻其書在服人心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

縣其罪乎

言不係於榮祿也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

者可以有哀乎

親死則不必仕何至仕而哀也

彼視三釜三

千鍾如觀雀蟲虻相過乎前也

觀翟也依人小鳥常在庭

戶故以與蚊虻相比雖小大有異俱不足經意也必以三千鍾爲可樂而後生其悲哀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引上

曾子以證己不仕此引以證己言也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

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

而天成人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有益於人也死也勸公亦有益於世世之

復私矣生而公死亦公故曰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

也無自也而果然乎陽亦生也欲言生生嫌謂未生之前故改生爲

莊子

四

陽陽猶顯也不可見者有由而死乃惡乎其

以顯見者爲無因而生是不然也所適惡乎其不適天有麻數地有人據吾

惡乎求之言天地可求道不可求也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有鬼耶命鬼墨子所論夏殷之尊也皆不若道之著眾罔

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拮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止何也景曰揆揆也奚稍問也

揆揆騷騷也稍當爲屑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

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屯猶住也

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

與之強陽

強陽倘佯也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喻已

言猶聖之影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

莊子

五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

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鄰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

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

爭席矣

莊子自敘

莊子

六

逍遙游第一

內篇上

莊子一

王氏注

逍遙游者言識道也夫大化無朕含生有智智則七情之所由情則至道之所蔽苟不能冥歸草木頑比金石抑其智而將決任其情而必爭爭則害物者少而害己者弘矣夫伏尸於蝸角不自知其國之微也結昏於蠶睫不自知其巢之危也有大人

莊子

焉出天地而觀接日月而照知所託之眇然哂欣戚之無謂則君相本非我貴寇戎本非我讎寄身百年之間客養一漚之內由識見道而識還爲寶矣且萬物相役以智爲用大小有等鑒遠者希非廣人靈無因見斥然則絕聖棄智非有本之談下學上達乃天知之詣傳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逍遙游之義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鯢

國語魚禁鯢鰭鰭魚子字當作昆說文鰭魚在

鯢鯢之間非大魚也此以大魚假魚子之名以齊小大

鯢之大不知其

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鵬古文鳳字百鳥之長故

以名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專言背者鳥頸尾多長於

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

將徙於南溟

海運今颶風也非大風不能行

南溟者天池也

北溟高而南溟下故專以南爲池

齊諧者

齊諧人名志怪者也諧

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

莊子一

二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地球九萬里六

月而長短至則息不前行矣

野馬也塵埃也

舊以野馬爲日中塵影未

詳所自今案野馬也當作野馬之言野馬馳而起塵物息吹而起氣皆出無心如鵬之海

運也以至微喻至大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

若是則已矣

言從下視天天若無物假能從天視下復有何世也人之蔽者

見不大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丰爲之舟置楫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上為輕氣自然

能高如風之負之也

而後乃今培風

培負也

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

言不假己力直上負天而下乘氣自然運行耳

而後乃

今將圖南

乘空者必假指南鍼唯辯方須已圖之餘不待人力也喻道不待求

而非智不達

蜩與鷺鳩笑之

韓鷺山鵲鳩鵲鵲也鷺或作鷺卑居也

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

今作枋誤

時則不至

則同即

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而南

文選注引

適莽蒼者

郊外也

三餐而反腹猶果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喻遠

見者須大智也

之二蟲又何知

夫人類巨兆而聞道無一彼與跼士同處

土中或當身之榮逸年命之長久猶乃過焉故彼不羨跼自然之情也

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中言何知

之意凡小不知大之所以然者由不相及故也

朝菌不知晦朔

朝讀為淖

潯之淖沮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

有冥靈者

莊子楚人故舉楚南冥靈猶蟪蛄以氣化者

以五百歲

爲春五百歲爲秋

舉千年大期言之

上古有大椿者

椿卽春也年爲春

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

秋

舉四時倍

之故曰人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

匹並也言久者

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

已

簡文云湯廣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

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莊子一

四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

引以證前說也世人難悟故重證之

故夫智效一官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

若斥鴳也

而宋榮子猶

同

然笑之且舉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

於世未數數然也

舉世譽非可謂眾矣然達人觀道視世一塵一塵之

中而復誼囂故非榮辱之境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宋榮子可與適道未

可與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

而後反

與月同軌道也

彼於致福者

福當作福隨地

故不求助致福謂助己者或者福取備誼未

言不求備于世物宋榮有功列子有己也

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如鵬之待

海運猶一物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平辯

變也六氣四方上下也時乘六首出庶物君子自彊也

以游無窮者彼

莊子一

五

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

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尊俎而代之矣

證聖人無名也

肩吾問於連叔

方篇肩吾與孫叔敖同時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

逕庭

庭直也言大又逕直其詞無所疑故問之

不近人情焉連叔

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

冰古凝字凝雪言白非枯槁之士

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

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

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

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鐘鼓之聲豈唯形骸

有瞽瞽哉夫智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是猶信也也通作邪是言豈猶是女言邪何能近情

之人也之德也將

旁薄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

斬期也旁薄溥也言德溥萬物

則世自期於治矣

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稽留止也天水大相連留止不退

早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猶

將陶鑄堯舜者也

堯舜應世故以道之粗者陶鑄之使有模範也孰

有以物爲事

證神人無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

斷髮如沙門或爲辮也文身若苗獠衣斑爛布

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

四子蓋當世共知故不顯名今典籍散亡無以攷之

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證至人無己也平政治民乃身外餘事堯

非務身外以忘道治世則然出世則俱喪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

莊子一

七

詒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瓠脆盛重故不可舉

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

無此大鑿也

非不呬

呬同枵李善引作枵木根

也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楮

楮隸作楮棧杖也

之

以濟世世不能知則無用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

讀若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

續爲事

續絮也泝說文作灑於水中擊絮也泝卽泝字泝馬帚所以擊絮者

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

泝澣纊不過數金今一朝而賣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

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纊則所用之

異也言人不用道非道無用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磨也鑿同錯以爲大尊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說文樗或作樓以其皮裹松脂卽樗

燭之樗也非純類可食者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又喻

雖有此道而人不能行終亦無用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跳浪也不避高

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言小亦有不培之者今夫斄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言大者不可小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旁皇乎無爲其側
消搖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
可用安所困苦哉

言人雖不行
吾道無損也

齊物論第二

內篇上

莊子一

王氏注

齊物論者學道之階梯也蓋以爲人接物
而生物緣論而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無哀樂喜怒之常自是所知故聖人以讓

莊子一

九

教之牽人從己故先王以學養之讓窮於
爭鬥學止於馴智則向道之意沮爲善之
報虛然則固窮非子路所能力征乃嬴政
之效弱者廝養强者侯王三代已來聖徒
絕矣達人探紛奪之原廣賢人之志以爲
員員不可以理計悻悻不可以德消苟不
通觀豈皆情遣者矣且門則有敵敵小則
我亦小矣窮則有冀有冀則爲妄矣故曰

我戰則克得其道也君子無爭無所爭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而況聖人乎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
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
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
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形心皆亡唯
有息運故以

籟言籟三

孔翕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

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呬

虛者

怒實者呬呬空也竅中有氣者風能使之止

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山林之畏佳

畏隈也佳堆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

似口似耳似枅

柱上方求也說文屋櫨也謹別

似圈

杯棬也

似

曰似洼

同窪

者似汙

汙也

者激者謫者

激當作謫痛呼也謫

謫

同煇

叱者

叱當爲吒吒噴也

吸者

吸內也

叫者

叫噤

者

籟

突者

突同管戶樞聲

咬者

交交鳥聲耳已上人竅枅棬木

竅曰注汗土竅吸已上人聲叫已下鳥獸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

同烈風濟也則

眾竅爲虛

烈風所過無竅不鳴如虛之受

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刀刀乎

調同肉草木實垂肉肉然刀刀尾末搖動之兒也人之有是非如風

聲有善惡然人聞風無喜怒也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己人

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游不知使者即天籟故復問耳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已能鳴乃可使

之鳴故從已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萬似于怒鼓之然因其

莊子一

十二

自取即知吹之無心故

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是非由己非由人也閑閑往來之兒閒閒辯別也智勝則事多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炎炎氣盛詹詹多言分別之意言絲則氣散也故智惡多而言欲寡

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窖

者密者

縵隱以物窖隱土密隱山藏愈固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

縵縵解弛之形恐甚不能自主也

其發若機括

有智則有言有恐必

觸而發矣

其司是非之謂也

司伺也是非伺人而發發而必中故恐耳

其留如詛盟

固要之也

其守

句

勝之謂也

以勝物爲務也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以頽則其溺之神散耗

句所爲之不可

句使復之也

已不可爲而必復之反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洩同溢本亦作

滿也久而必溢潰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莫晚也晚而欲其復

陽

喜怒哀樂慮嘆變慙

慙

姚佚

姚佚姚同姚佚蕩也

啟態

慮歎則變怖姚佚則生態魂形相顛倒也

樂出虛

說文樂鼓鞞也其文象縣虞之

形虛當作虞鐘鼓之柎也出虛謂自近而聞遠

烝成茵

自無而之有也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已乎同噫已乎猶

莊子一

十三

嗟乎且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且莫無心由人而生日夜也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我以對彼而名取以

蓋我爲用近在易知者

而不知其所爲使

雖由我而不知誰使我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

其形已所行者可信而亦無迹尋也

有情而無形

然則無形之情可無

疑百骸九竅六藏

骸脛骨也九竅蓋多言之視聽食息者七竅故舊以

爲陽竅七陰竅二臍無所納受男子乳無所用故皆不數六藏水藏腎金肺土脾木肝火

心爲五五藏同絡故六也或以爲卽六府略舉言之

賅而存焉吾誰與

爲親

言眞宰無形則有形者不必存邪存亦不相親邪

汝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

凡人之情重頭目而輕手足貴如肌膚而輕毛髮爲不能皆說也

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法度

猶簡故不足治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卽一

身分析推之知形非我

如求得其情與

與同歟

不得無益

句損乎其眞

情與形異則形無益不得其理故損眞也

一受其成

形不亡以待盡

言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也保其形而終盡是待死而

已

與物相刃相靡

同礪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莊子一

十三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

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

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

今作忙字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

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

成心以形爲我之心

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

成心已是之見也賢者以知爲用日夜相代自謂合道而取其

精故成心尤多也然賢愚雖異自是則同故不足師矣

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昔昨夕也儒者善逃既破其成

心不足師則自謂因物付物指事論事本無成心故可爲準然不逆億而先覺孔子疑其非賢無定律而判曲直咎繇不能爲獄己是尙無人非何在也

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

何哉夫言非吹也

言人籟吹天籟

言者有言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

言雖有定未言之先仍無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爲異于鼗音亦有辯乎其無

辯乎

鳥子之音亦天籟也將欲言言爲天籟故下喻之

道惡乎隱而

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言有是非自欲明之而實隱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

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則莫若以明

夫辯是非固聖人之道然唯醒可耳

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于是

自是則彼人也

是亦因彼

見物乃自是也

彼是方生之

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

方古傍字倚也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左相

右曰方相前後曰因

是以瞽人不由

用也

而照之於天亦

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照於天則無是非矣無是非無

以治世有是非又不能治世故專因是以化其非也夫世所積是聖不能非世所積非聖可以是何者愚者難悟先務順之必先是之乃可無非故反以取媚有恥且格天下服從兵革不作因是之道也母固母我是彼之說也日用飲食彼是之效也

是非此亦一是非

如紂因文王紂言文非也今與紂言而是文王又是武王則紂必不自言非

紂必不服故聽其自爲一是非

果且有彼

是乎哉

有彼是則文武非

果且無彼是乎哉

無彼是則紂固

言文

彼是莫得其耦

但有紂是無文武非耦對也

謂之道

樞樞戶之所由轉也專言是

樞始得其環中

樞非道也然由是可入于道

環中不可出我以爲

得樞而已入于環矣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

我言是彼言非

故曰莫若以

明

明照天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

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

公孫龍子知指有使指者馬有君馬者故言其非應無窮矣然

世人習知驟奪其名故不若別以不天地一

類而類者喻之下論居味色是也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指馬小而少天地萬物大

故天地如之馬因可乎不可乎不可也

對見故萬物如之然諾也人順我也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明者知是非之本

無而不能通俗則亦不能不假設可否仍託

是其非則道由人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成物皆應我也申言物順之由物本有然可

不然於不然申言物順之由物本有然可

可申言物順之由物本有然可

物不可物既然我我無不然則物無不然由

則人人說先如其所然所可而化其不然不可

服故也故為是舉莛莛莛也東方朔與櫬

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為一齊小大美惡

為一其分也成也獨則無成其成也毀也

者也故分為成其成也毀也

于毀分故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成即毀異此論

之精不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一則無非故

易一也達者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

者自用民不可使知也使人人日用也者通

于我而以我為不用此大用也

也

通天下之志

通也者得也

得萬物之心人與我爲一也

適得

而幾矣

主於得而不可求故適得而已

因是已

因人之是而已

已而

不知其然謂之道

無以寄名強謂之道

勞

崔以道勞爲句

神明

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後之能者亦欲眾附勞神

求合不知本一雖

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

同

合海內如狙公也

曰狙公賦芋同

爲棟櫟其實皂斗尔正云櫟實棟蓋今茅栗樣今旋栗

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

狙攫屬

尔正攫父善顧狙公司馬云典狙官李云老狙也朝三升莫四升也公即翁也教沐猴者

莊子一

七

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夫眾狙之怒眾狙之所是也若非因其心而變

之則無以令眾矣是以劉季爭地而暴骨而關中悅其除苛蒙古極兵以易夏而江南頌

其底定至于張巡殲睢陽何殊于寇殺馬光罷新法未見其民蘇名實未虧成敗且異矣

若夫孟德造漢自愧桓文劉協禪曹疚心是舜禹一而不知其同皆狙公之因是而已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又作鈞同也崔云陶

鈞也夫聖王不作而帝位不虛彼必有道也徒以視民如狙而自爲狙公是以聖人務以

道化

是之謂兩行

知一故可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封域也彼此之界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有有是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

虧愛之所以成夫虧道則成愛故聖人不欲虧道也愛同優隱也欲彰之

反隱果且有成與虧乎哉言有則非道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言無又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

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琴也昭文文王也文師曠之枝策也枝柱也策杖也

師曠瞽者故柱杖而行崔云舉杖以擊節非也惠子之據梧也梧几也梧几

梧受几因謂几爲梧或曰琴瑟非也三子之智幾乎琴託於物策代其明

據梧則身心無事然亦有所寄故皆用知者也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末年載事也以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己好

無異也而三子以己好彼其好又欲強人明己故終昧也文鼓琴而遂制琴瑟不去之儀

故墨子非樂莊子譏昧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其好之言以人所

好爲非而彼之異之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既異之則明不同矣必欲

明之故故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堅石非堅白馬非白之說公孫

龍子之辯眾之所必爭也三子而其子又以

文之綸終綸緒也子喻其後言文以包終身

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我者至無定不

可成者也然自以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我不成則物必有成然物亦我也既我不獨成物之我豈得獨成我

醒我非是之準我聖堯舜亦非是之準矣我

惡桀紂非非之準堯舜惡桀紂亦非非之準

也皆物也 是故滑疑之燿聖人之所圖也

莊子一

十九

滑不凝凝不滑二者相反也然各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三子欲以己明人而終於此之謂昧故聖人圖之寄明于人

以明夫聖人之治世也徇人則無以引道達物則無以化民必有不用之明而寓諸

朝四莫三也民可使由故日以明 今且有

言於此夫莊生方齊物論而自設是非不可以解故廣明無礙然後且言也孔子

欲無言而作春秋釋迦不 不知其與是類乎

立文而垂經律皆且言也 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破

無以異矣蓋俗士好怪而聖人多通莊生之言儒墨宜莫許其同也儒墨之言

莊生不宜駁其異也
故此言仍彼之言矣

雖然請嘗言之

夫與彼無異則

可以無言今且有言特試言耳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

始與有俱之所知也故因而喻之因是也

俄而有無矣而

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有無自人名之非真名也

今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之所謂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

莊子一

二

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此悟俗之論也大小

壽夭本無定名太山固小秋豪非大故齊之可也區分不可也然世以太山大而秋豪小

吾則以爲莫大於秋豪矣郭子元日以性足爲大神足爲壽也

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我爲一

此又一說之非也

既已爲一矣且

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

凡數也許云最括也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因眾之所是從

而是之則無適也

夫道未始有封

子元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言未始有常

言未定故無常

爲是而有眡也

眡井用問陌也

以道之無封言之無常宜可無眡然人各自是則有眡矣子元以恣其分域爲說非也

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人德

德得也皆以自是而致此人者

六合之

外眡人存而不論

存察也眡無不知故能察民不可使知故不論也

六合之內眡人論而不議

爲民制作故論因俗爲治故不議也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眡人議而不辯

春秋褒秋豪之

莊子一

二

善貶纖丰之惡故自先王以來未有專明得失別是非之書而春秋主之然則先王經世之志好辯貴正如此乎夫眡人不然但擬其法度因人賢否而明之直書其事參互見意不待傳而顯也故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大義微言何有于辯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分

人德之二以該六者言聖人之無礙

曰何也聖人懷之

懷容也

眾

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蓋

人之是非因眾是非示之則爭不見則神也

夫大道不稱

稱舉也無可舉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

當作

大廉不嘽

嘽虛也

大

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

成廉清而不信

申

勇忤而不成五者圓而幾

向方矣

方道也道辯仁廉勇而不爲昭辯常清忤則圓也

故知止其

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

如天無不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酌皆與

人接而莫測其用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脍

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諸侯失道所係者大故每

莊子一

三

朝不怡宗人間世作叢脞

舜曰夫三子者猶

存乎蓬艾之間

子元曰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蓋以爲不勞伐也夫三子失

道無損於宏德譬之蓬艾荒草久無人則生焉喻道不修故有當伐之國

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

日以照物過照爲災

所謂昭而不道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進甚也日無心而德有心

故害甚於日物無所容舊以德無不照則十日非災其說非也

齧缺問乎王

倪

天地篇云許由之師齧缺齧缺之師倪王倪王倪之師被衣被衣卽蒲衣子

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生於知故并忘之也然則

物無知邪不言子無知者以至人因物今倪以不知爲教明物無知曰吾

惡乎知之知物無知則仍以知爲用雖然嘗試言之庸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言知不可用非醒無知也庸詎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有知不用故不知爲知也且吾

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

本處則惴栗胸懼煖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卽且甘帶鴟鴞耆鼠

莊子一

三

四者孰知正味尔正蕢藜卽且郭注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廣雅云吳

公也帶司馬云小蛇也卽且煖獬狴以爲雌

好食其眼李但云卽且蟲名煖獬狴以爲雌

司馬崔氏并云獬狴一名獬狴似煖而狗頭

喜與雌煖交今案獬狴獬狴如小犬水居

食麋與鹿交鰭與魚游二者類而不類毛嬙麗姬毛嬙

越王美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男女非類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

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鬻缺曰子不知利害則

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是非虛寄猶可不論利害在己無容不顧利害

生自是非今齊是非當齊利害故疑之也後世佛經以舍身濟物爲用俗說人批僧賴自

言不打皆以利害未可齊也利害不齊而妄言齊是非不可爲教也

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語其常則奔車無伯夷覆舟無

仲尼超乎害也語其用則神農遇毒舜行雷雨在陳絕糧孔子不病不能害也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於長梧

莊子一

三

子

鵲篆鳥字蓋字子鳥以章服爲字非取鳥

離或曰離棲梧因爲寓言非雅士之談矣簡文云長梧封人未詳其地李云居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以下知之曰吾聞

諸夫子瞿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

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

民謂之瞿也

有謂無謂

民無

能名也又

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

之言

向云孟浪漫漶無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畧也夫子鳥之師或曰孔子也以此

言古有之而

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言己欲

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

也樊崔云小明不大了也聽作譚向本同而止也長梧名一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未至其力也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立春食鴉故云鴉炙子嘗爲女妄

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妄僭也奚何如也未至其詣故言聽皆僭旁

日月窈崔本作諄挾宇宙爲其脗合宇許云屋邊也宙今說文

系六部末云舟輿所極覆也此後人所加宙當作軸尸子云往古來今日軸脗吻字或作

脗後又合二體爲此字從習習即笏字吻從勿聲脗亦習聲口月同誼實一字也司馬云

合也向云若兩脗之相合言明並日月置其量兼宇宙與世吻合不從事於務也

滑湣滑向本作汨亂也崔作縉云搭口木也許云結也湣崔作縉繩也縉縉牽連固

結之意喜求緣道之由也故置之無所就違以隸相尊隸至卑賤而自相尊

情事宜然如世人固結不解人亦因而置之非有所係利害眾人役役

人愚菴菴字省文謂之聖人有謂也而又愚菴無謂也參萬歲而

一成純參襍也聖人之道雖參萬歲而不襍至純者也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縕縕縕也讀若束縕請火之縕今火繩也萬物之性如火或熾或然而

聖握其縕物皆待而發也子元云蘊積也積然於萬物無物不然也物然既

亦復何爲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故改其誼

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弱幼喪也利害不

可齊生死尤不可齊齊則無道矣然悅生惡死必無所不至故明生死之本同以悟世人而返其本心也人本無生既生惡死是忘其本猶幼失其鄉長而不知所歸麗之

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也

牀食芻豢而

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

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莊子一

三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

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

君尊也

牧乎

牧隸也

固哉

固陋也以隸相尊故至陋

北也與

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

爲弔詭

弔至也詭異也齊生死之言非正法故異

萬世之後而一

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

夫生死不可齊而乃

以齊生死爲說愚者狂而不信智者求而愈失至於舍身豺虎歸性涅槃生天成佛託死爲生輪回劫變化生爲死且使聖王治世之意等於文士弔詭之言自莊生以來或援爲

老氏或演爲楞嚴許其辯才美其高蹈于世

而後鮮一解人余所以把臂漆園通懷周孔

靈山之儼然也且莫想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

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

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

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已不能知人必受蔽吾誰

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

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是非萬涂約則兩端然則

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誰

也何謂和之以天倪倪分際也許云俾倪也

也班作天研聲近而轉已上疑有闕文徐樹

銘說倪當作均承上文和是非休天均故問

何爲和曰是不是不不猶然然不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是對不是而立若我果是而人

皆是我則人亦是矣人是則無不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化聲

天籟也待即相待彼之待言同於吹故曰化聲使其自己則相待仍與不相待同若猶與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以天倪

則不爭矣因以曼衍則民化矣窮年者當身則從心不踰矩垂後則參萬歲而成純乃齊

論之至效徐樹銘說以天忘年齊生忘義齊

均猶有眇故改云天倪也死也忘義是

也振于無竟振同拯引也救也是亦一無故

寓諸無竟寓寄也聖以無成罔兩問景曰罔

無象也一作罔浪影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持操歟持亦作持夫罔兩隨影而但怪影之隨形

罔兩也故相怨無窮矣景曰吾有待而然者

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跗蜩翼

邪蛇跗腹下齧齧以行也與蜩翼俱惡識所

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言接人亦偶然昔者莊

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重兒不知莊

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同乎胡蝶則日

爲周者夢也異乎周與胡蝶則日寓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謂之爲夢亦因是也

不能此之謂物化視物如夢則物化矣

養生主第三

內篇上

莊子一

養生主者自修身也齊物齊論非以自放其將保無竟之神明照天之識物自紛於宇軸氣自養其清虛故明鏡不疲於屢照

莊子

三九

利刃無辭於當割天行不息萬物所以資始聖功不與成章所以巍乎非得真君徒爲物役聖人雖憂天下亦安有焦勞殉道困纏纏身後已先人詒譏辟世者乎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有無憂之道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是非也以有涯隨無

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明養生必齊物論耳爲

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夫因知損身伏于不覺如爲善不即得名

爲惡不即陷刑要有必至之理

緣袈以爲經

袈舊作督假借字袈背縫也子

元云中人也人身脈發于袈而九竅六藏百體統焉順以爲經故得要以待無涯

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承先

可以盡年

開

者外篇達生與此相近

庖丁爲文惠君

崔云梁惠王也司馬同管子有

屠牛坦則文惠君蓋卿士之謚

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剗之所踦砉然

砉向呼鵠反徐許賜反崔音画許書無案

字從丰聲蓋音如害石裂聲也切字莫字形並相近而非其誼若取丰音今故讀如曷也

莊子

鄉奏

向賡理也或作嚮然誤也

刀騞然

騞崔云大書也從馬未詳

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經首向司馬云

咸池樂章也

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

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也

方當

臣以神遇而不以

目視官知止

知匹也官守也凡運用者爲官知詩曰樂子之無知

而神

欲行

神欲欲之神者合於神者

依乎天理批大卻窾大窾

窾塞

也因爲空竅之稱讀若竄邃或讀若款非也欵擇也批同揜反手擊也因其固

然技作技非經經百百繫繫之之未嘗未嘗
也百從肉從丹省骨間肉著百丹之也繫許云微幘信有齒齒齟齬處也刀游於卻空未支其脈絡未丹其骨肉相連齟齬之處本無所試割也嘗試也而況大輒乎輒當作楓木棧也以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

月更刀折也族眾也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疑作研底石

也崔本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

作形也莊子

人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牛骨交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

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譟當如土委地提刀

而立爲之四顧爲之時踞滿志不敢善刀而

藏之善讀若繕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

言得養生焉刀不以割爲用則刃完治不以勝爲務則心逸故從容成道而

莫之夭也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闕也

乎介也介讀若翹天歟其人歟曰天也非人

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

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

蘄畜乎樊中樊中飲啄近便也蘄求也神雖王養之使王非自王也

不善也言此者明養生非養己形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

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張之洞說夫子謂老聃也弟子

夫子皆謂老子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

然始也吾以其爲人也言其尙存也而今非也不見

莊子

三

其人也舊以爲既老子之詞則非佚旨也向吾入而弔之有老者

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其斥哭者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

者彼不見其是遁天倍情天道無我人情無彼今以人情哀死

者是逆天反忘其所受其斥死者勞神明忘天生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哀死則必樂生是天刑也故吾以三號明其無哀樂其實弔友

不過若此也非老少適來夫物來也子時也子對

不哭而後佚哭也適去夫物去也子順也物來非順去亦何逆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以解天刑也言此者明養生非徇物指窮於爲薪指公孫子火

傳也公孫子以指喻薪必云薪非薪火非火然薪不傳火火必附薪故薪窮於指而

火自傳夫形亦薪也道亦火也無薪則火何傳無形則道何寄故外形骸者識也養生者

理也自晉以來竊茲入佛遂以此火傳於彼薪爲輪回之說無薪乃復有火見常定之光

求之己而知其虛施之人而竟不知其盡也無用徒襲元言莫聞聖術悲夫

養生以治世則哀樂不入而利害不生猶萬薪資一火火有無盡之理若物物而用知則

乞火而并與以薪薪窮而火盡矣夫聖人以是相繼萬物盡然參萬歲而一純烏能盡哉

莊子

三

人間世第四

內篇上

莊子一

王氏注

人間世者治世之迹也養生以馭辨得要

道矣而或以人世澆漓非爭不勝譏醒迂

闊疑古誣浮今故重譬所由廣明無患非

醒人之不死乃生理之多方故曰君子坦

蕩蕩小人長戚戚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

世公軌也

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量計

也以國

甚言之澤若蕉

蕉許云生梟也治梟者必暴之原野陳尸似之

民其

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不貪成功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襍襍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莊子

三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言回未可爲醫門也

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出乎哉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信字

此蓋器器礪礪假借字堅也崔音控

未達人氣

夫人氣以相與感激動則易達

今德信堅厚其用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人心各有

所屬但不爭猶木石耳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舊作術誤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有崔作育俞樾說育

同賣術也以人之惡術己之美也

命之曰菑人

菑同剗人不欲受如剗刃

身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

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所說之主苟亦

說賢則與人無以異矣一日回第

能說賢惡不肖不足以爲異也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詔告也崔作詔云逆擊也唯讀爲雖

詔王公尤重於平人平人尙鬪捷則乘王公必矣

而目將焚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

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

先之所懷信厚也而以言求勝則說正立辯前後參差其

心愈苦而其詞愈蔓自人聽之所言必不信也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暴人聽言甚明執不信之暴殺強諫之臣猶腐鼠耳

且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下字 僵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

以擠之

自以爲忠則殺之不怨故因而擠之

是知名者也

龍比

諫之名故以死報之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卽宗會胥敖也

禹攻

有扈

見書甘誓

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

召兵不已也其求實無已四國以下拂是皆求名

實者也求名不已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堯禹尚不容四國與師而

況若乎若不遇聖人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哉哉舊作來草書形近而誤必問其以

道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規之以正

不能日勉虛則日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

采色不定以染絲喻也陽朱色詩曰我朱孔

染爲朱充其盛色莊子常人之所不違以人不違

因案人之所感案據也人感偶然乃以求容

與其心容與猶豫無定之意名之曰日漸漸

也上言染故仍以染喻染者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之斥端勉也端勉非將執而不化外

合而內不訾訾資借字也必求其德則執而

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

言己貴也

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

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

斲祈也猶望也已言而人有從否心

不能無望視人重也

若知己與天子無所貴

賤則不冀人從不料人違稱己而言不設機

械故無患也若夫韓非說難身死秦囚

比于師腥心剖殷廷彼有所祈望然也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

夫童子不知尊卑不辟忌諱言有當否人無所忤以其內

直也內直者言行而不矜其忠不行而不怨

其上詰責而無所阿曲誘諫而無所漏洩置

身青雲之上揭心自日之是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卷人臣之禮

莊子

三七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

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

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

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

夫道一而已今

廣設三徒博徵今古是名

法而不諫

諫間諫

儒之奏事非至聖之過存雖固亦無皐雖然止是耳

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

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齋者齊不

齊以致齊者也

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符合眾心

氣也者虛而待物

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

莊子

三八

始得使實自回也

言未見夫子心猶自用

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以事師之禮待人則尊而廣卑而不可踰不自

也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

感其名

名門上橫木也雖能入游其籬而已無窺撼其門不求深也

入則

鳴不入則止

郭云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

無門無每

一作

毒治也蓋以老子亭毒改字當作每數也崔云貪也

一宅而寓諸不得

己

一宅則有門矣然寓者若不得已仍無門也無門則無數可計故曰無門無每則

幾矣絕迹易

自匿其身譬之絕迹

無行地難

欲治天下譬之行地

此下莊生申言聖人不辟世之意人不行地
自然無迹也聖人不救世自然無患也人不能
不行地則聖不能不為人使易以偽偽即為

入世而憂患生矣有為字故加偏苟別之因人
為天使難以偽

而行為人使此易為者也為天使難以偽
以道化人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日為天使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翼知人也瞻彼閼者閼事已虛室生白吉祥
無者天也

止止言聖人設教如鬼神也祭者設陽厭饌
於室中而閼闢戶則當室之白若有神

止未有見其享者然受吉祥必于此矣以喻
無翼無知未有見其飛知也然為天使者化

莊子

於不自知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鬼神以靜而

靜自持則雖坐而若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汎其動而撓物者邪

於心知耳目本外而通之內心知本內而反
為外是忘內外也徇舊云使也疑當

苟作鬼神將來舍而汎人乎以形相接是萬物
易相感動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

几籙蓋伏羲以前帝也以反古復始故自而
禹上溯之行終猶至盡也不更可復加也而

況散焉者乎散服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

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

甚敬而不急

甚敬則無以責之

不敬習世故以困人者皆用此

道

匹夫猶未可動也

陽合陰離其中漠然

而況諸侯乎

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

寡不道以懽成

言鮮不以道而可樂其成者

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

不成則怨尤要求人所以不堪也

事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

成則機巧陰謀七情妄用必乖陰陽而致災害也

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

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甯饒少則廚竈間也

今吾

莊子

四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內熱生於肥甘今生於煩

擾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哉

舊亦誤作來

仲尼

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已

陳大戒者聖人教人當出然可行無取精眇利害不入之言不足爲眾人道也

然眾人恍然利害則物因中之若灼知不解
不逃之誼則蹈刃冒死猶所安也是以弱女
奮掌而豺虎避路相如張目而秦王卻威豈
力能勝之哉自以爲能勝也故雖無先覺亦
遠於世俗之患者

其忘機與聖同也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

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心有所事

忘外感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事心同於事君父則亦無所擇故爲至德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

莊子

聖

而惡死夫畏禍而禍中之忘身則無畏矣去其行可矣北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雖不傳言而相

見自有感通者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昏也不待察而遽信之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

乎全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淮南

子始乎都者常大于鄙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

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風動水而波實因事而喪言能動人行能

危人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

由

設同受譏受多言也從口投省聲無由無因之詞也忿者造言

巧言偏辭

巧持

一說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

將死亦忿亦哀故不一音也

於是並生心厲

獸急則音亂而心惡人急則言多而心惡

砲斃太

莊子

四三

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

久惡成不及改

一敗則不可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

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

物無作而酬之者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但致命而不求人則

己心無利害故難也諸梁之必求于齊豈爲楚哉思已得罪耳

顏闔將傳衛

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殺減少也受與之爲無方方道則危吾

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

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

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形莫

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跲爲蹶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嬖人知彼且

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

莊子

四三

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嵒亦與之爲無嵒嬰兒

猶有限也町畦猶小閑也無嵒則大失畔限

然此三者雖無方害不及物故可與也舊以

驕不顧法爲達之入於無疵夫天殺之性專

說失之矣達之入於無疵欲自恣逆則潰

決縱之自馴乃女不知夫蠕蠕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積伐漸幾矣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

厭人相擠厭也舊以爲飽看非也

走

莊子

聖西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行不輟何邪

匠稱夫子

先生者以文加之耳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椁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洩櫛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櫛可

馬云脂出櫛櫛然也

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櫨梨橘柚果蓏之屬實孰則剝則

尋大枝折小枝泄

崔作挹
挹同

此以其能苦其生

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梠擊於世

俗者也

山木篇
亦此意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

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

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

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舊以此斷句
云奈何幾伐

我也

崔云幾死之散
人以戲匠石恐非也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覺而診其夢

診致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

趣取急
取也

莊子

聖

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

不知己者詬厲也

託於社則愚人敬奉
之差危以不材詬病

不爲

社者且幾有翦乎

以無用故不翦非恃社也
猶醒人包周身之防非以

位也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

遠乎

以義言以常理論也郭云利
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

南伯子綦

游乎商之北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

賴蔭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夫仰而視其緇枝則卷曲而不可以爲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

椁地其葉則口爛而爲傷齟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言不爲社者亦無害

宋有荊氏者司馬云荊氏地名一日里名宜楸柏桑其拱

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斬之名門楣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之家求禪旁者斬之禪當作遷盛主器也因以爲棺和題之稱許云

莊子

聖

木可爲櫛禮云櫛勺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解塞神也

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牛豚不爲牲人不主祭也莊生楚人而云河者通謂川爲河或曰引子綦之言舊云殺人

祭河不可爲說此皆巫祝已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

於膂肩高於頂會同撮指天五管在上五藏之管

屬於背仰在上兩髀爲脅崔云僂人腹在髀裏挫鍼治繢綫或文也

司馬作解云浣衣非也挫當足以餬口
餬寄

作搗縫衣工也崔云挫案也食也

不足立門戶鼓筴播精
筴著策也精糧也以

故寄食人家言爲人賣卜
足以食十人

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四斗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況支離其德者乎言此者以明不與人接則

靜之法也葉公交際之準也顏闔教化之道

也三者與人接之道盡矣然不得已則有此

三者若幸無事莫若自全而無見材也故櫟

社之樹有託而全處富貴之善者也商北之

木支離之安處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

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鳳德來世不

可待往者猶可追也天下有道嗟人成焉因

成之天下無道嗟人生焉獨善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郭云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

其所不能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

而無纖芥于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

人問世

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卽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任者矣內福故至輕外禍故至重

己乎

己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畫地畫物以射

在堂上堂上不趨況己畫

迷陽迷陽

迷陽草之臭惡

著人衣履者郭云獨亡陽也不蕩於外也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

卻曲

本作只曲刺木也同檣

無傷吾足

言世路險

山木自寇也膏

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莊子

聖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引此明聖人亦

貴全生也

莊子內篇上卷

王湘綺先生全集

莊子內篇
注雜篇注



德充符第五

內篇下

王氏注



莊子
書
藏
印

德充符者廣全生也人間世之言既足以
無迂於物然聞道有早莫觸害有倉卒君
子以之自傷小人因而遂廢傷則爲善之
意解廢則入惡之涂開故廣明外身推求
尊足舉形毀者六人以曉學者此六人者
上之人於睚域下亦重於朝廷以形全充

莊子一

形而不以以形虧德故曰斷不續者世
俗之見也以德充爲符則無往不完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何匡人其如何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

陸云兀郎

介字篆文兀凡相似
李云則是曰兀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

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立謂

弟子坐不議

坐者

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

聖人也北也直後而未往耳北將以爲師而

況不若北者乎奚假魯國假郭云但也假通作何因通作胡奚

假猶胡闔也北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

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隊亦將不與之遺夫兀

者而聖必忘其兀能忘其兀則外形矣故死生無異情也

天地覆隊能棄我形矣若我之審乎無假不借而不與

物遷命物之化郭云以化爲命今而守其宗

也宗尊也有尊足者存而不能自守也若聖人知化之原而制其命則萬物化遷不失

其宗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各有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體

也俱爲物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知其宜則

異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

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萬物一體故足如土常季曰

彼爲己以其知疑忘知則無己也至人得其

心以其心所貴乎既以得心爲貴安能以無心爲

教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若醒不能無心

心而已最聚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流或作洩而鑑於

止水唯止能止言無心者非無已猶止

人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松柏不求人知人貴其不

已非以心相要以知相用幸能正生以正眾

也獨言舜者醒而微賤者生松柏自保其榮醒人自全其德夫保始之

徵不懼之實保始守其宗也徵成也守始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九以言眾也崔李云六

云九九天九地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寓偶也象

木偶象人一知之所知故多則失道而心未

嘗死者乎無心則近死彼且擇日而登假言

化去猶不死也天子死日登假擇日然人則從是

也其死而彼且何有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

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伯昏無
人外篇

田子方篇與
列御寇同時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

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

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子產爲政明上
下尚名法故必

欲兀者
辟執政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

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夫人各
自說故

莊子二

四

貧賤驕人
庸知兀者不羞伍執政邪

今子產自以爲貴

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狀

也陳其過以不
也如是者眾矣

不當言過咎己著而罪猶未及
皆宜亡者也若過未著而罪

幸未及則天下
寡亡眾變其文

耳當當罪也郭云自陳過狀
皆是以自存者寡矣存

以己爲不當亡既以爲不當亡不容自陳其過其說誤矣知其不可柰何

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於羿之彀中

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言子產不兀天幸耳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嘗知

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

莊子

五

兒曰子無乃稱

乃讀爲仍乃稱猶復言

魯有兀者叔山

無趾踵

頻也

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句

既犯

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孔子曰北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

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

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

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北之於至人其未耶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賓賓頻頻也孔子之周學禮老子在三十歲前

故無趾見之彼且薪以誼詭幻怪之名聞

許

氏以爲或寂字

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

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史記老子送孔子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莊子

六

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子毋以

有己是以可不可爲一貫者也夫禮近桎梏

桎梏近死善言禮者毋無趾曰天刑之安可

解天刑遁天之刑也人於我有恩怨則不全其身今以學禮而自桎梏是必不逃世刑

者也孔子所以絕糧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

伐檀削迹出走者也

有惡人焉曰哀駘陀

李云哀駘惡兒今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

母曰與爲人妻甯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

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

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望如月望滿也易無妄爲大腹之卦亦此類也

又以惡駭天下和而

不唱智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丈夫婦人

也舊云鳥獸非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

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

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

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不應則可強致之不辭則直授

莊子

七

今應而若辭是公之所貴陀之所賤又若陀亦因公而貴之又若陀不知世之貴賤故哀公自醜而不授國也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純蓋豚俗書六朝字

尼曰北也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

許書並無

也或作純

食於其死母者少焉

若

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喻陀能使形故形惡不足爲累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翬枕

枕各本作資崔作枕同坎以翬下坎贖也翬方扇也天子棺飾人諸侯六大夫

四十二下垂以木爲匡廣二尺兩角高二尺

四寸左氏趙簡子伐鄭自誓以素車無入於

兆下卿戰死之罰素車無翬也周人飾牆

置翬所以掩形彌深者也戰死則暴骨原野

無爲護掩之故不以翬郭云翬者武資

無武故不施翬翬之爲武勇義無所施

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喻陀有

爲天子

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

復使

取妻則虧其形故天子不取人妻入宮也本言婦人不入以文不閉故云取妻

形全猶足以爲爾

爾近也近天子也

而況全德之人

莊子

人

乎今哀駘陀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

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孔子德形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

亡窮通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

之變命之行也

不齊故變因世而行

日夜相代乎前而

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滑亂也

不可入於靈府

有一人則才不全也

使之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

兌悅借字也悅通之過者篇韵云輕也

使日夜無卻

同隙

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李云接萬物而

施生順四時而俱作言心如四時相接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

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

修外飾也心先和豫

人見爲德耳修之於外則德形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

公異日以告閔子

閔子德行同於顏淵是知德者故以告焉

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

莊子

九

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哀公見迫三家而自謂憂民無才而

德形後果以亡身亦猶夫死狔之食子民棄而走耳

吾與孔北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

德得也

闔跂

人名郭云闔曲也跂企也

支離

無脣

無脣餓者舊云人名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

脰肩肩者頸細長也

瓮瓮大癭

癭頸瘤也瓮瓮大瘤

見以狀爲名也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亡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忘德而不遺形乃誠忘耳忘形

非忘也

故聖人有所游而智爲擘

擘讀若酒擘

約爲

膠德爲接

德得也德以求得交接之迹耳

工爲商

工巧能也以炆世用

己如商之求利以有易無

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斷惡用膠

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

不謀云云

天之所養

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上引六人皆外形者恐人務其內而遺外則入於後世佛老之學故以下專明有形也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

莊子

十

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

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兒

道猶類也天地之間兒各

有類人之兒其一道耳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

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兒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瞑今作眠槁梧兒也崔云琴非

天選子之形也

選具也

子以堅白鳴

天具其形非具子堅白之

知也而以此自號是所謂益生也夫益猶損也

大宗師弟六

內篇下

莊子二

王氏注

大宗師何以獨大乎述至道之精列先聖之緒道無大於此者矣宗主也師法也宗

莊子

十一

親也師尊也夫聖貴絕知豈云冥昧民皆歸命要待櫻甯既與物而無傷必繼天而立極然而皇王遞運治迹代殊儒墨爭言禮防日設降及中世遂有桑門本辯士之華詞詭妙理而虛遜以爲觀澄世表法空身外語窮倘促事絕推求趙宋以來援孔入釋恥治平爲粗迹立意知之元胎蓋以爲聖之爲聖非情所量道之爲道非行可

見也夫道不附身何取涅槃之常現耶不
役物奚用閉戶之孔周莊生蓋私淑尼山
別承天解患詩禮之發冢照冥悟之必荒
已斷狂華宜標實諦故以爲非大不足以
統世不可宗師者不足以訓人先裕本原
明祛妄惑是大宗師之義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

天視民視天聽民聽
天何爲哉因人而生

知人之

莊子

三

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人果有知耶則民不可使知果無知耶則有
知之類莫知於人故治民者養之而已養者
不損益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人或不知天年
其知不盛故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知者物之知也而待
吾養之吾之知不能

不待物物無
定知亦無定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

謂人之非天乎

自以爲知天而徇人知則天
亦人矣以人知濬天知則人

且天
矣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夫教人治世者
莫不自以爲知

故不可不辯真人也何謂真人刻意篇專釋真人也古之真人不

逆寡寡尙不逆何況於眾不雄成成不自雄不謨士士

也事至應之無所用謀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人未當聖無所用悔其當時致治亦非得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故養生主之言以知爲殆者所謂知非眞知也登假終也道之始終在知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郭

食耳理當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踵者不可脈候之地然息

莊子

通焉喻深藏也眾人之息以喉不於鼻而於喉自顯暴甚淺也屈服

者其嗑言若哇嗑咽也哇許云詔聲也讀若醫其耆欲深者

其天機淺機主發者欲深則其形情自然發動淺露於外若喉息而言哇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人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忘始則忘道故天下無忘生之教也受而喜

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崔云或作楫道不

始也始不以人助天終也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

心志志小也記曰其容寂其顙顙顙權也一作顙淒

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聖人治人莫威於用兵故專舉

言爲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當天

作先或云作失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

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爲人役而不辭以養身耳

今失真而亡身又不及之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皆讓國者

莊子

十四

箕子胥餘古賢人或曰比干也紀佗紀他陵于潁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路河當是周人申徒狄申徒楚官因以爲氏而舊云殷時人負石自沈

於河徒以外物篇次于務光紀他之後故爲此說不顧此文世次蓋非也自箕子下皆疾

時而自甘是役人之役最賤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諸賢之爲行也遇堯舜則榮華歌舞逢桀紂則愁怨辱汗

以人爲適而亡身不真非古之真人其狀儀

而不朋儀匹也有若不足而不承足則不承物而自滿

今若不足而亦常滿與乎其觚而不斲也張乎其虛而

不華也

華離也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

己乎濔乎進

濔又作儻止也而似進司馬云色儼起兒

我色也與

乎止

與同豫游也動也

我德也厲乎

同遯也

其似世乎

世繼同

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

牽制也閑當作閑連讀若往蹇來連輦也並進

悅乎

悅同

忘其言也以刑爲體

治人當去其疾

以禮爲翼

以智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

也

殺滅之乃寬綽也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

莊子

十五

智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

與有足者至於北也

因其自然引而上之如升北也

而人真

以爲勤行者也

聖人自然而行人以爲其終日乾乾也言眞者非故以導

人人中心說服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

一謗聖者以爲

其一也

道一

其不一也一

因人殊

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

若天勝人則中下語上教化不行也

是之謂眞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人不能參與皆物之情也命與天皆非人

而謂之天命然則彼特以天爲父父不能必生我其生

者自而身猶愛之愛父者以生我而況其卓乎卓大也

然耳而身猶愛之愛父者以生我而況其卓乎卓大也

之生物大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君尊於己

猶死之而況其眞乎道以統物所謂眞君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煦以濕濕讀若其耳濕濕口動聲也相

濡以沫沫口涎也不如相忘於江湖天運篇引泉涸云云爲老

聃之言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

十六

道化者大而後能者也夫民之愛聃而爲之

死情也然聃之不欲民譽者道也如欲其

譽則爲之必近名照之必尚智猶相煦以爲

仁沾沾以施德其所宗師不大而隨民爲轉

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民之愛生

甚矣而聃欲與之言佚老息死之道則將狂

惑而不信也惟教之以日用飲食之質君臣

父子之常則其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有力者謂地也地日一轉至子而交故

日夜半地動而人不知猶聃運而民不

也覺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舟山小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天

之情自謂萬變然莫能出天下也聖人有出

世之識以施入世之教恒物無所遯而何以

役役同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聖之

能化人者與人同形也故道不離故聖人將

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所以養生貴善

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設仁義禮樂之

夫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謂道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道

人而生多假物以弛張受而學之則僞也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鬼人鬼

小帝天帝也其體大然以道爲生天生地天

神其神一也故人鬼可配天也地

生而道見毀而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易有

道存故由道生太極一也地球之上爲太極故如屋極之在

上雖高而不高也太極則更無上故改言先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坤也地本無下

之形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人代相接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方生無窮故不老也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稀韋卽五伯之豕韋也舉商以該前後耳夫道非易得然有成者必有合道故五伯駸襍

其所以持世伏義氏得之以襲氣母舉三皇

義以該帝王也襲司馬云入也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維列宿斗非斗也斗七星或曰九星未必相連而終古識其爲斗以維測

月以斗測時放假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

得之以襲昆侖堪坯淮南作欽負聲近別書無定字也司馬云堪坯神名

莊子

文

人面獸形或作錫鵠鳥名坯一作邳許云堪地突也坯北再成者也尔正北背有北爲負

北三成爲昆侖北昆侖山居九州之脊其神因以北爲名馮夷得之以游

大川馮夷一作冰夷一作馮遲清冷傳曰華陰僮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

河伯然馮夷水神之肩吾得之以處大山肩吾

名耳不必待人爲之聞藐姑射之山神人之說得道於連叔亦爲

山神此人爲山神故別於欽負也大山或讀爲泰山肩吾與孫叔敖同時司馬云不死黃

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此帝

神者故次于山川神後不與伏羲同列也禺

顓頊爲北方之帝其生始絕地天之通也

強得之立乎北極

山海經大荒海外經並云非方神人面鳥身珥兩青

蛇踐兩赤蛇亦云手足乘兩龍龍蛇一也一名禺京云黃帝之孫

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西王母見爾雅山海

經狀如人狗尾戴勝穴處少廣穴名上二者皆四荒之外或人或物不可得詳故莫知其

始也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此在人間者傅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此出地球更入星球者星布地也人形來往絕於其地球之外

矣而得道者七曜行星及恒星皆可游也

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

莊子

充

年而形邈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

二十二字崔本所有

各本以其難悟刊去之今據陸音義所列增入以復舊文焉自漢以來論聖人生死者多矣達者語而不詳迂者駭而不信今試論之日夫物各親其類各習其行故非圓首方趾不能入橫目之羣非胎生老卒不能止黔首之惑故萬物各有所醒而醒人之於民類也然且蠢然而生泯然而死則醒凡無異無爲貴道矣故生後而有知者民也未生而有知者醒也隨氣而俱滅者民也乘化而自制者醒也能自制生死則忽然爲人忽然而鼠肝蟲臂皆生也褰裳而逝逝而爲列星山川皆死也生不必父不可無父死而邈形不可有形惡其不類也乃若其道則無生死也若其爲教不可齊生死也故文王與武王以三齡

周公代身孔子將死明壽命非由天也若以之教世而以死爲息誰其願息以生爲患誰能去生耶晉後釋經詭作截臂施眼之事謬稱眾生胥度之法虛設淨土妄出輪回以云證聖聖不待證以云悟俗俗何可悟莊生知其且然旣明言教世以善生又歷引得道之已死蓋不悟出世之法必有入世之憂已立入世之教何取出世之法故列次王伯帝皇天地眞人之道明宗師之有在大道之非虛而下遂列言齊死生者忘己以明道非後世仙釋之言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莊子

二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天資自然而知不至曹耀

湘說卜梁倚蓋墨子後天下篇亟稱墨子之才是也下亦首言副墨之子

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知至而不能曲以入世莊生自喻也故辭

楚聘願曳尾也然聞道朝徹故著書言道傳後世也

吾欲以教之

有才故可

教之非是不可學也

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

日

以寓言非眞故云參日不云三日也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出此天下入彼天下

猶有物也故淨土說非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

能外生無物則無己宜可外生然必守之者外物而或遺世獨立又非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所以外生者非外生不能朝徹也朝徹清明之至也

故物格而後知至知盛而道來格皆一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知至而後

意誠誠意在慎獨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不死不生因物而應殺生者不死亡

而不失人心雖殺生非我死之生者不生利澤不為愛人非我能欲生之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

莊子

主

成也其名為櫻甯物櫻而自甯櫻甯也者櫻而後

成者也物不來櫻不強成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

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李云副墨之子副貳元墨也近世多以為簡冊

周末墨未通行非也副判也副墨之子聞諸

墨獸也自離於儒故默不言副墨之子聞諸

洛誦之孫李云苞絡無所不通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猶孟子所知瞻明聞之聶許孟子云聞

也聶許聞之需役待也役亭毒也今案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出氣於

雙聲字無意義

於謳於謳出氣於

謳聞之元冥

無象

元冥聞之參寥

參於寥天一也

參寥

聞之疑始

疑始凝然若無始若有始也已上九重猶守之九日物數以九爲極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

始於無故爲首

以生爲脊

立於生故爲脊

以死爲尻

止於死故爲尻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首脊尻合一體

吾

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逆迎也

得

遂相與爲友

世無能知之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

偉怪也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

莊子

三

拘拘也

句句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臍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

句贅會最之名

陰陽之氣有沴

沴許云水不利也有又也

其心閒而無事邊

鮮而鑒於井

邊鮮一作辟鮮盤踰通用字

曰嗟乎夫造物

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

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

因以求時夜

子輿病風雞未畜風類也凡引喻作文理不虛設而世以莊生

混養不復求之反以解者爲鑿豈可云化左臂爲鵲鳴乎

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爲彈

風動有似於彈不可云弓矢也

子因以求鴞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中風不能行故

思輪馬也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

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

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挈往問

之曰叱避無鞞化

各本作怛憺也崔作鞞當讀作弗之能但之但驚也

莊子

三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喻小也夫人之靈當不化寄於物也況鼠肝蟲臂人所不見者又何僅託於彼乎然彼亦各有體用無殊道也鼠穴蟲之總名古尙書月令並以肝爲金易艮爲鼠少陽之卦其性堅銳與金相得故鼠以肝爲用有足謂之蟲前足卽臂也蟲以前足爲用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

翅於父母彼近吾死

近謂壽及其時也聖人

見經傳者率百餘歲至孔子而減四分之一焉世降則民命愈短脛不欲遠異也故至人

壽訖時則近死矣以此推之則三皇以前壽及萬歲不爲誣也然天下一頗有及數百年者或所稟獨厚而多愚暗或練氣服食近死而不聽不與聖年同論也而我不聽

我則悍矣

云不聽者道足以攝神形有道者之死皆自委去非有能制之者故

大道必得其壽精華既竭褰裳去之若不自死是不聽陰陽也彼何罪焉彼能制我死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故無可罪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鄒大

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犯同范記日范

莊子

三

金合

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

之人

言不聽死則不能化范人之形而喜之浸假爲鼠肝而亦喜之夫有喜則永爲

其物矣若唯喜人而惡鼠肝則爲鼠肝而亦惡人又何以及化哉

今一以天

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成然寐遽然覺

成又作哄朕之誤也又作俄形近而誤言此以明聖不將

迎而後能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

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

能登天游霧撓桃無極

撓桃猶窈窕也陸云宛轉也

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

以藁葬也

或鼓琴

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

三子之游方外孔子知之而子貢往焉故不以方內待之而琴歌自如也若見他人

則人哭亦哭人弔亦弔必不歌也雖然朋友之弔也其哀淺其情深故助人之喪含襚弔

臨贈而己皆儀文之所將也若二子者躬殯斂親葬虞而其詞有餘思焉有過於禮無

莊子

三

不及事而子貢但以歌爲怪則必爲之衰經擗踊而徒飾於外故未足以知禮意也子

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

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

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北游

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

道同也三子無意於世故游方外孔

子欲爲世法故游方內內則以禮自檢自同凡人故不相爲謀

而北使女往

弔之北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

乎天地之一氣被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

決疣潰癰

此假言生死之理耳知道者不惡生死若果以生爲贅疣則求死矣

求死與求生其惑一也且自古惡生者皆鮑焦申徒狄之徒役人之役賤之甚者而何決疣潰癰之快乎以子貢未達生死故破其惑而已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

與神異者

託於同體

與道同者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以其異物故也

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

以其同體故也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莊子

三

方之依

言方外可游何自拘於方內也

曰北天之戮民也

戮所

以示衆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言設教不可以方外爲言方且教人以世

俗禮

子貢曰敢問其方

辨方而後知外內也

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生患不定無事則定矣無事者

道也池者水也然猶有待則方之內也忘之則方之外也

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

畸人不在

方内外之數猶田之不正正人步者也畸許云殘田也明此外尚有可游曰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賦性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見不大也言此以明聖雖

外生而仍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

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竊

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真

則進於知唯簡之而不得簡大也省其繁則寬大

簡也父母之喪不可太簡於儀夫已有所簡

矣不飾貌以徇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生而孝故不知就先就成也先不知就

後後謂居喪時夫欲成名者必務於外今不

哀是不知成後名也然人皆以爲善喪則

是其先之取信於人已久也若化爲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若順也順化而仍爲人

死之化否不可知而民之哀死其性也且方

將化惡知不化哉將特方將不化惡知已化

哉

言道一而方內外不相喻

吾特與汝其謬未始覺者邪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謂死者形可駭心無損也

有旦

宅

同但

而無情死

喪禮示人有終有怛怛之悲不以情殉之死故毀不

滅性樂正子春四日不食悔不用其情於母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

乃古仍字且藉也仍有節作而致之也

聖人以身示法動必以則人哭亦哭以合禮經是以義文重藉其性也

相與吾之耳矣

既游方外必忘已也

庸詎知吾所謂吾

之乎

相與吾之人已共吾我非我自標異而吾之也

且汝謬爲鳥而

莊子

三

厲乎天謬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謬者乎

謬猶有所執明世人禮不可簡

造敵不及

笑

此莊子發明簡之之旨造卽造於道之造也敵與己對者也使人造道非自然怡說

故不獻笑不及竊

竊難墜也鬻缺齒也作獻者通用字鄭注醢人云細切

爲竊下二云竊萬物此義也使人獻然而笑不若以法整齊之故曰獻笑不及竊也諸本云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郭云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

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其說謬矣夫自有靈以及凶人未有母喪在前而常適適而又僞哭者或曰造適非自然

之英方英非可安排爲容必能安排從容而
重去化乃合天也喪之哭無可排移其若不
哀則若去化故以笑喻哀其說爲長然此四
句崔本與諸本殊絕疑後人以其難通而去
改之今依崔本畧以意說
其文詭異非崔所能造也
安排而造化不及
眇排擠也與物相靡爲物所排能安之
眇始欲造乎化耳不及精眇要道也
眇不
及雄漂淦
卵胎中陽精曰雄漂淦人物之所以化也
雄漂淦不及
蕈筮
蕈許云桑莫木耳也莖著借字叢草也
蕈筮乃入於寥天一
言此以明聖雖撝物而一無撝物之心已上四句各本作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今並依崔本也
意而子見許由

莊子

五

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意而子蓋仕於堯

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輒

只

夫堯旣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

是非矣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涂

乎

夫仁義是非詘於反復暴亂也馬蹢篇釋此意

意而子曰雖然吾

願游於其藩

不犯之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黻之觀

喻世人不知仁義也或以搖蕩爲自得之道盲瞽旣非仁義之比眇道而

自謂恣睢轉徙又以為好色美觀皆非其誼而謬說

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

在鑪捶之間耳鑪以治金捶以成器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耶乘成登於道也知仁義是非之假以喻世而不拘之以為黥劓則己息補矣息肉復生也讀

若息壤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

畧吾師乎吾師乎籛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

莊子

三

刻彫眾形而不為巧天道篇引此語云此之謂天樂此所游

也得其意則不礙與世游也此明櫻於物則不大也顏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仁義以訓人禮樂以養人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墜枝體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曾國藩曰無故而忘曰坐忘仲尼

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北

也請從而後也屢稱顏回者亞聖之姿聞道婁空者欲學者之知聖之可

也及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日子桑

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言此者上言息我以死又欲陸枝體知後

之論者必有捨身求法法尚應捨之謬談也夫以死為息何弗早息以身為空何弗便空

然而子與有裹飯之恩釋迦有乞食之律故知養生以濟世明道以養生未有學道以遺

物保生以絕世之聖人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

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

莊子

三

其詩焉子輿入日子之歌詩何故若是詩以言志

不得為疑詞也子元云嫌其有情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言方將學聖人之道也夫受其成形則堯瞽而桀惡然桀豈欲故惡哉其始亦聞仁義是非之言乃以物我智門

而性遂惡耳然則瞽豈堯之性邪人見為聖耳父母豈欲吾貧哉治世當如父母之於子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物撓皆甯當如天地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使人求其為而不然而至

此極者命也夫命者天也至此極者人也知人之由天是知命也知命則

此極者命也夫

朝徹矣。聖亦視物之將迎成毀以爲道如天之於人無私而已。

應帝王第七

內篇下

莊子二

王氏注

應帝王者明道用也。夫自古聖王典誥制度發號布政而已。至於周衰王者迹息。聖人在下。譬獲于狩。鳳鳥不至。然後老孔有論治之書。夫治不可論。可論者道也。道不期論。所以論道者爲治世也。己不治世而

莊子

三

高論治道。故使雄傑之主秦漢之君疑其迂。李輕其貧賤。力征奮臆。自謂得天。猥見二子之徒。有申韓荀孟名。儒樹幟一莖成。名遂憑蠡螳之尊。擬禪征之局。道力分途。坑溺爲禍矣。九流旣襍。儒術爲先。小道自矜。假於用世。不擇主而仕。不待時而治。枉尋直尺。營祿取容。罔懷寶於五千。但希鑽於七十。不知夫道之不可小與。夫聖之不

可外也君曰何必堯舜鞅斯足以治臣曰何必湯文漢唐可以仕故以名尊孔子而師之者猶哀公之誅北也莊生悲之以春秋經世之志發天人嬰甯之論明醒道之廣大戒鄙人之易係以爲應帝王者必聖人之徒不應帝王非役人之日故己以曳尾老而道以滂日月明也易曰見龍在天利見大人君德也

莊子

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四問者同是也所不知也物無知也利害也喜者初不知至人之道乃今知之

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卽被衣蒲被今聲轉古均同也

蒲衣子曰

而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非違也其政恐失人未嘗違之必出於非人道乃無外也

泰氏其臥徐徐

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

信

情誠也信申也誠申其知所謂天知

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

非人

初不見從之迹故必無違之見不入於非人道乃不虛也

篇證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中始何以語

女

一作日中始涉上日字隸書相近而衍中同仲

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式義度

言以身教也經式常法義度善制也

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

天地篇蔣闕勅告季徹語同

接輿曰是欺

德也

欲人聽化德非爲己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夫治者治人求之在己己尚未

信何暇從人論治也

且鳥高飛以辟繒雉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北之下以辟熏鑿之患

鼯鼠求以得鳥鼠而鳥鼠

知之則辟去非逆知人必殺之也外治求以得人而人知其求治則遜情者非逆知治者

之必厲己也直性然耳故治人而使人知猶害德也

而曾二蟲之無知

無猶不也

天根游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

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

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豫與也爲天下者有天下之事野人無位何爲

涉與天下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與造化者爲人以明身非

己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莽眇眇茫也鳥古鳥字海鳥之間地

球之際將出世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

處墮垠之野言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安能徧治汝又何帛古爲

字從二爪相對下從帛象之足也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

復問以道無二故又問也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

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鄉疾彊梁鄉疾崔云所在

疾惡彊梁之人也簡文云如響應聲之疾也或云向明也疾敏也彊梁勇也物徹

莊子

三五

疏明崔云無物不通明也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天地篇夫子問老聃語大同老聃曰是於瞿人也胥易

技係胥司馬云疏也簡文云相也崔云易也技當作枝四枝也係繫束也言學瞿如小

兒之學行兩足不相過而枝體如束縛也

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蜎狙之

便執螳之狗螳同狸李云音狸是也來藉藉

也養之爲作寢司馬云繩也崔云繫也天地篇云執狸之狗成思蜎狙之便自山林來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位不

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恃賴也恃則民玩

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

言非

膺帝王之位

無求治之心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

之皆棄而走

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

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

文章可問故盡

莊子

三

其未旣其實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實未盡

而固得道與

道尙

未見何由知至不至

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喻列子道未成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

不成道而自以爲有信則望而測之矣信同申

雌故懷道與世亢而必欲

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

霑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

乎不諛不止

各本作不震不正今依崔本地文如地之文萬物資生而實無

文也諛勳也說文唇驚也是殆見吾杜德機

也

杜塞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爾雅萌蘗藩藩權猶萌也

列子

人以告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天氣

通於地面將生物矣壤土已耕治者故名實

李咸謂之杜權言杜塞之中有權也

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吾所示者

莊子

三

有定彼所見者在彼之觸

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人以告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盅莫勝

太盅太虛也盅

則容物莫冪也勝當作朕兆也有似於雄漂

忿故巫者以爲不齊向秀注云居太冲之極

皓然泊心元用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衡以權物氣爲

衡則不見鯢桓之審爲淵

鯢鯢類一曰刺魚止水之審爲淵流

列子作潘潘漸米汁漸米

水作旋泡淵流似之也

水之審爲淵

審崔本作番是也淵之深以潘驗然魚游亦有潘止水流水有

潘至人心如有知如無知如深如淺故不齊也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列子云濫水沃水洸水邕水汧水肥水各有潘合此而九

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

太盅猶有宗此則萬物並育也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

其誰何

誰何責問也

因以爲弔靡

弔一作弟皆類借字

因以

爲波流

崔本作波隨

故逃也

夫心無所著因人而移彼以心來我則胥

靡其化無端故可怖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

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形立紛而

封戎

各本作封哉崔云封戎散亂兒

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

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游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

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臧故能勝物

而不傷

藏則有得有得必有失則傷矣

南海之帝爲儻

李二喻有

也北海之帝爲忽

李二喻無形也不言東西者也

中

央之帝爲渾沌

太歲在子日困敦

儻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

最高最卑其軌道皆有自起

渾沌待之甚善

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夫南者天地之仁氣非者天地之義氣仁

義者受德必報者也

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仁義

生故渾沌死也已處於死涂則其施治必戕賊人物惡可膺帝王之位乎

莊子

三

莊子內篇下卷

天下

襍篇

莊子敘

王氏注

襍篇卅三天下篇者蓋莊子自敘後人移之書後也或者惠施既附外襍諸篇乃敘內篇之意而爲此文純乎知聖之言與外襍舛駁之詞絕殊其敘百家學術皆合古道患在學者之裂之耳通於道原非聖人不能言此余故獨取綴之以明內篇

莊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言道本無二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方術不能

外之故必宗之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方術粗者不必宗之精者乃必

師之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自全其真以傳學者使各自正是其

用功專至也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

變化謂之聖人不能自爲宗而有所宗不能全其真而見有德是學而知

利而行者也然能知道門逃變化故爲通人
莊子自喻也下以關尹老聃爲真人卽至人也然則伏羲爲天人神農下至孔子爲神人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

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孔子

弟子所傳正論三代賢臣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

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

相齒此卽事爲治不求其道但爲其法法不出奇耦參倍尙不必至五而數窮矣自周衰用之至今百官以治天下以事爲常不

但有差賢者耳不能相絕也言以衣食爲主言政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

理言以衣食爲主言政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

莊子

二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養之

富而能教也莊生內篇但言自修故明其備治法同於古人也配神明醇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

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言

備之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

於天下

六藝各有所主故曰散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

學時或稱而道之

自明所著七篇無九流六藝之說也

天下大

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

一察一孔之見也道無不在無患于異所患者自好其所得則必惡人之所得

故羣言淆亂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

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今之全

判析察者能該備而分剛其孰美孰否似聖而非君子百

官之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不備而

美自美而惡人其量小其兒矜易喜

是故內

易怒人得測之故不足神明之象

是故內

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一曲之蔽也

鬱而不發

折

察之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上

者雖不至亂天下而其徒傳之則異故致亂也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三代以前異不相非改道

不裂也後世則不然所以必作書論其意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渾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但聞其風未見其行故說之或

失本旨也爲之大過己之大順順馴也己之者侈靡當止而不爲者

也大馴者戒謹己過也作爲非樂不侈命之曰節用生

不歌死無服不靡墨子汜愛此古之所無兼墨所自得也

利而非門兼利者己亦欲利也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

不異博猶易也以好學人之心欲人亦不異己是以好學博不異不與先

莊子

四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沱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離之

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

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

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人已同故可不敗也雖然歌

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非毀也墨

不能無哀樂而非毀哭歌者方非其生也勤歌哭而又歌哭其說不能自通也

其死也薄其道太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鵠

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

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

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橐一作橐而九

裸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腓字字書所無

莊子

五

毛沐甚風柳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

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

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

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

五侯之徒司馬云相里名勤墨師也南方之墨者苦獲已

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

剛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

辭相應此但言虛詞不爲嚴行者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

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巨子矩也墨工制器所至執矩以往海外遂奉

祀之今耶穌天教所奉十字架也有師弟無父子

至今不決

言其徒自相爭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腋脛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損己益人故雖枯槁

人爭求之也

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有聖人之才雖枯槁不見用終不能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

莊子

六

天下之安甯以浚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子自矯此不反心

而尚同

宋鉏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

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不賞罰但別之宥之

耳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所行皆推本於心故有容爲行

以膈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請情也誠

也

見侮不辱救民之門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略

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

置設也言

其不擾人雖爲設食固辭不得乃爲此詞也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

句

浣哉圖傲乎

浣哉猶快哉傲乎猶豪乎郭云揮斥自得

之兒圖則未詳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

身假物以爲無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此言宋鉏尹文之術苛察假物而仍無益不必明其道也

以禁攻寢兵爲

莊子

七

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

是而止

公而不當

當崔作黨古字通也

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

物而不兩不顧于慮不謀于知於物無澤

澤釋

也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

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治

汰于物以爲道理

治零也汰溢也或損之或益之

曰知不知

將薄

知人所不知是迫人也

知而後鄰

人已知而我亦知之是從後轡

行之也鄰

傷之者也

知人之知則傷之知人所不知則迫之故必棄知也

謾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

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

椎拍輓斷以治

木爲喻也輓輓圓器之名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

莊子

人

不知前後虺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然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隧磨心也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

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

怪焉田駢亦然學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

竅一作罅又作闕

常反人不

見觀而不免於魴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蹉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

但齊物而

無用故直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說之

陸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今謂關尹在老

莊子

九

聃前刪有書則不強老子著書明矣蓋老子前人也

建之以常無有主

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

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

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

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臧也故有餘歸

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費拂也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溪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列敘四家唯關老無蔽近至人也然非己之志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莊子

說之以謬悠之說謬讀爲寥遠也悠亦遠也荒唐之言大也

無端倪之詞廣也時恣縱而不儻儻當也不以綺

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

爲曼衍卮言舉觴後之言惟所欲語故曼衍也以重言爲真言足

重者乃眞義也以寓言爲廣人心所不能平則譬廣之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視見言不與物競也不

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抃無

傷也抃一作狎讀若蜥連蜺委曲之意其辭雖參差而諷詭

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己上與造物者游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

而辟辟開也開闢聖人所未言深閎而肆肆遂也遂其意所至其於

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言幾於天人也稠讀為偶一作調稠

適條達亭立之兒雖然而應於化而解於物也而如也解

脫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五帝之傳書故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道襍且乖故不折中庥物之意庥當為庥即

微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

與澤平此十里平望已然而云大千里者廣言之日方中方睨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不能兼小大亦小也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

方無窮而有窮人鄉南故言南方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能連則必能解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爲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李云丁子二字今謂丁子蟲名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桷飛

鳥之景未嘗動也鳥東飛景西逝鏃矢之疾而有不

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對

黑不見白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

莊子

十二

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

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本誤作特與天下之辯者

爲怪此其柢也柢軀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

最賢已上皆言莊子非辯士也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無術南方有倚人焉倚一作畸曰黃繚益尉繚問天

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己猶以爲寡蓋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

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

物其涂隕矣隕曲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

其猶一蠱一蚤之勞者也欲博辯者自息而歸于道也其

於物也何庸庸功也夫充一尚可曰愈充一自極詣於

一行者愈踰也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甯

也賢於眾也爲世所牽欲發散於萬物而不厭厭伏也卒以

莊子

十三

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與墨子才反也駘蕩而不

得得當爲礙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景

競走也悲夫惠施既附蓋曼衍之言恐失內篇之旨故明著其意

莊子敘

